

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

邢庆杰 百年魔咒

《《 四川文艺出版社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

邢庆杰
著

百年魔咒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百年魔咒 / 邢庆杰著. 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11.11

(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)

ISBN 978-7-5411-3313-8

I. ①百… II. ①邢… III. ①小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43908 号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

BAINIAN BAIBU WEIXING XIAOSHUO JINGDIAN

百年魔咒

BAINIAN MOZHOU

邢庆杰 著

责任编辑 李 涛

整体设计 袁银昌

封面印前制作 上海袁银昌平面设计有限公司 胡斌 张艳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

网 址 www.scwys.com
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
传 真 028-86259306

排 版 陈倩 张梅 雷涛 高赫赫

印 刷 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650mm×920mm 1/16

印 张 13.25

字 数 170 千

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版

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3313-8

定 价 19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书系顾问

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王 蒙	刘海涛	江曾培	汤吉夫
陈建功	郑宗培	桂晓风	雷 达



邢庆杰 1970年出生于山东禹城十里望乡后邢村，初中毕业后在家侍弄责任田，农闲期间持瓦刀、杀猪刀行走于乡间谋生，还相继干过乡政府新闻报导员、企业秘书、电视台编辑等。后坠入文学圈，至今已在《人民文学》《解放军文艺》《北京文学》《山花》《文学界》等全国二百多家刊物发表小说作品二百余万字。一百余篇作品被《小说选刊》《读者》等杂志转载。获过若干文学奖项，小说《玉米的馨香》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；《像风一样消失》入选《2008年中国短篇小说经典》。已出版小说专著《善良的回报》等十一部。现为德州市文联专业作家，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山东省作协全委委员，《鲁北文学》主编。

总序

《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》编者邀我作个序。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学样式我很喜欢，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微型小说的杂感，就是为其鼓与呼的，现不妨摘录于下，以示对这浩浩百卷的出版给予热烈的祝贺。

尽管人们可以对“微型小说”这一名称提出不同的意见，微型小说的存在却是一个事实。

它是一种机智，一种敏感，一种对生活中的某个场景、某个瞬间、某个侧面的忽然抓住，抓住了就表现出来的本领。

因而，它是一种眼光，一种艺术神经。一种一眼望到底的穿透力，一种一针见血、一语中的的叙述能力。

它是一种情绪、怅惘、惊叹、留连、幽默，只此一点。

它是一种智慧。简练是才能的姐妹。微型小说应该是小说中的警句。含蓄甚至还代表了一种品格：不想强加于人，不想当教师爷，充分地信任读者。

它是一种语言，举一反三，一以当十，字字千斤重。

它又是自成体系的一个世界，并不窘迫，并不寒伧，肝胆俱全。

它是谦虚的，它自称微型，自称小小。

它又是困难的，几百字，赤裸裸地摆在严明的读者面前，无法搭配，无法藏头露尾，无法搞障眼法。

它是一种机遇，踏破铁鞋无觅处。它也许是一种命运吧！命运啊，这一生，你能给我几篇像样的“微型”呢？

王 蒙

2011年9月26日

目
录

白貔记	1
具丘山记	3
蛇杀记	6
杀猪记	8
鸡香记	11
逃逸记	14
晚 点	15
玉米的馨香	18
汉 奸	20
百年魔咒	24
兄弟墓	27
钓鱼记	31
涵墨傲骨	34
救援记	37
暮色苍茫	41
宿 仇	44
通匪记	47
一九三七年的生日礼物	52
英雄之死	56
祖传规矩	58
卧 底	61
青楼女子碧玉	66
宝刀记	68
战地情节	72
面 子	76
迷 局	78
搭车记	82
入学记	85
一个叫月的女孩	88
生命的消失	91

邂逅良家女子	93
考 验	95
寻梦记	98
才女刘玫	102
短信息	105
离婚记	107
花心的报应	110
长梦如箴	112
羊汤馆	115
芳 邻	118
出轨记	121
亲脸记	124
送你一枝“爱情鸟”	125
牡丹卡	128
失 衡	131
苜蓿地的守望者	134
与陌生女孩同居	138
凤岐画苑	141
胡一刀的爱情故事	144
买官记	148
《卖油翁》新编	150
债 钱	154
存 折	157
大 号	159
丢车之后	162
喝一斤	164
飘飞的汇款单	167
铺 邻	170
抛车记	172
默 契	175

真假皮夹克	177
要 账	180
厕所的故事	183
老 毕	185
匿名者	188
无名英雄	191
剃头店	193

白貔记

貔子，是兼有黄鼬和狐狸共性的一种动物，只在夜间活动，因多为白色，故也称“白貔”。

——题记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鲁北平原一带多貔子。有关貔子的故事数不胜数。因故事中牵扯的人物，多是周围村庄的近邻友好，讲述者又言之凿凿，故不由人不信。

笔者村子东边，即是徒骇河，乃“大禹治水”时疏导的九条大河之一。历经数千年的大河，堤坝上丛林密布，灌木横生，暗藏着数不清的狐獾洞穴。一到夜间，这些生灵们便倾巢而出，四处活动。而堤上的土路，是村子直通县城的唯一出路，白天倒也太平，一到夜间，就会出现一些匪夷所思的怪事。

后村屠夫赵疤痢，冬日晚，在十里铺帮人杀猪，完毕后又和雇者痛饮一场，回家时，已是深夜。行至徒骇河堤坝，忽闻啼哭之声。循声望去，月色朦胧之中，见一白衣女子正趴在路边的一座坟丘上低泣。赵疤痢见她哭得可怜，就上前问道，姑娘，深更半夜的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痛哭？姑娘止住哭声，回转过头，小声说，俺娘刚死，俺爹又续了弦，后娘心狠，把俺赶了出来，俺无处可去，只能在娘坟上哭诉。赵疤痢借着月光一看，见这姑娘肤如凝脂，双目妩媚，又想起妻已偕子回娘家，顿心动，说，姑娘要是真的无处可去，如不嫌弃，可跟俺回家。姑娘当即点头应允，并千恩万谢。赵疤痢将姑娘领回家中，一番云雨，好

不快活。二日晨，邻人赵四来串门。见赵疤痢在炕上酣睡，而一只通体雪白、双目通红的貔子正立在一边，作欲扑之势。赵四惊呼，畜生！那物受惊，逾窗而去！赵疤痢惊醒，忆起昨夜之事，恍恍惚惚，犹在梦中。

第二年，一个盛夏中午，赵疤痢骑自行车外出访友，独行于徒骇河大堤上。忽见一白衣女子拦在车前，言，大哥，能否捎我一程？赵疤痢见姑娘有些面熟，当即允诺，遂使其坐于后座。行不到二里，对面遇上同村刘某，刘某忽满面恐惧，喊，屠夫！你后面是什么东西？赵疤痢回头，见一道白光跃下后座，随即隐于灌木丛中。而那白衣姑娘已经不见踪影。问及刘某，刘某称见一貔子蹲在车后座上。赵疤痢摇头不信。当日晚，赵疤痢访友归来，行至午间遇刘某之处，见前面站一白衣女子，依稀就是白天所见。那女子故技重施，求赵捎她一程。赵疤痢假意顺从，待女子上车，他一手握把，另一手入怀，掏出剥刀，朝身后就刺！女子于惨叫声中摔下。赵疤痢下车，见那刀已插入女子前胸。女子呻吟道，小女子只想和大哥嬉戏，并无加害之意……言未毕，现出原形，原是一只白貔。赵疤痢将白貔提回家中，剥了皮，卖与皮货商人，得人民币一宗。貔肉炖了一锅，家人俱享。二日深夜，赵疤痢于梦中惊醒，见炕前立一白貔，龇牙咧嘴。遂从枕下取出剥刀，一刀刺去，那物惨叫而倒，声音有异。忙取出灯盏点亮，大痛，中刀者竟是六岁爱子。后虽全力救治，终因刀中心脏，不治而亡。后，赵疤痢终日持刀在徒骇河堤坝上寻貔，日久，头发胡子皆白，长过尺，如同野人。后不知所终。

鲁北农村，家家都有养鸡之风，少则几只，多则几十只。笔者幼年丧父，家母为维持生计，每年均养鸡数十。然，无论鸡窝怎样加固，都难逃被野物祸害。鸡为求自保，将院中的两棵枣树作为栖息之地。每日傍晚，鸡们纷纷振翅，先飞上院墙，再飞上树梢。再有野物来袭，鸡们狂飞乱叫，母亲惊醒，大声呵斥，野物便纷纷遁逃。笔者十六岁时，自

制一土枪。每日晚饭后，在里屋伏案读写。临睡前，土枪便架于窗台，枪口对外。一夏夜，笔者刚刚熄灯，还未入睡，忽听外面有鸡叫之声，透窗张望，见枣树下立一物，高约尺半，通体雪白，二目莹绿，如灯笼般游动闪烁。遂持枪在手，拉开枪栓。此时，母亲已起身过来，小声示意不要开枪。然为时已晚，笔者扣动了扳机，枪未响，但撞针之声惊动那物，倏忽不见。二日，笔者请教一资深猎者，猎者将枪缚于一棵树上，扳机上系一长绳，二人于五米外埋伏，拉动长绳，枪响，枪膛竟爆炸。笔者心有余悸，百思不解：是貔作祟？枪有瑕疵？无解。

具丘山记

我的出生地是山东省禹城县（1993年撤县设市）后邢村，村人不足二百。村子东傍“大禹治水”时疏通的九河之一——徒骇河，河的东岸就是县城。村西三华里处，有一土冢，名“具丘山”。相传，当年大禹治水时曾在此具丘为山，登此丘察看地形水势，留下了这个“高十仞、广倍之”的土冢，人称具丘山。

明代时，为纪念大禹的功德，当地官府在具丘山上修建了禹王庙。清康熙五十三年，知县曾九皋募资重修，并置办庙产、招募僧人。雍正二年，地方官吏重新改建，比之以前宏伟壮观，香火更盛。

笔者幼时，常和伙伴们一起去具丘山上玩耍。山虽不高大，但有密

密的槐林，茂盛的花草，深不见底的洞穴，倒也有趣，常常乐不思归。有时，还见到持土枪的村民堵着洞口，点燃了野蒿草，用蒲扇往洞里送烟，俗称“熏獾”。有一年秋天，马庄村人马四擒住了一只獾。那獾肥实，全身的黑毛油光水亮。那物禁不住烟熏火燎，从洞口窜出来，就陷进了网里，被马四摁在了地上。据说，用獾肉炼的油可治烧伤烫伤，很灵。马四正满心欢喜，旁边一位割草的老者摇头叹息道：作孽呀，祸害这豕上的灵物，要遭报应的呀！马四不信，笑着将獾塞入背篓离去。不几日，马四在庄稼地里干活时，牛受了惊吓，把他踩在蹄下，一条腿落下了终身残疾。

很早以前，具丘山上的灵物们是与当地居民和睦相处的。一只受了枪伤的狐狸，被乡村医生邹先生治好，患有不育之症的邹先生，忽然在自家的门洞里捡到了一个胖胖小子，这个典故笔者已经写进了短篇小说《像风一样消失》里，在此不再赘述。但我们村二木匠给狐狸精修房子的事儿，还鲜为人知。

我们村是远近闻名的木匠村，家家户户都有木匠。二木匠，是跟自家大哥学的艺，大哥是大木匠，他就是二木匠了。那还是刚解放不久，是个晚上，二木匠手里拿着铤，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。木匠行有个规矩，出门干活，晚上回来时，其他工具都可以放在东家家里，只有铤必须拿回来。这个说道，到底是个什么意思，没人解释得清。但有两种较靠谱的说法：一说是铤的刃如果钝了，比较难磨，放在东家家里，怕东家乱用，崩了刃；二说铤是木匠工具里刃最锋利、柄最长的，最适合防身。那时，出村干活是早出晚归，两头见不着日头，又都是靠步行，所以，手里拿个铤，可以防身壮胆。

二木匠喝了点儿酒，步行从具丘山的南边经过，他醉眼朦胧中，忽见一老妇人，手提马灯，拦在路中。他握紧了手里的铤，惊问，你干什么？那妇人笑道，别害怕，俺家里有点儿活，想劳师傅去辛苦一下，必

有酬谢。二木匠见天色太晚，稍有迟疑，后觉妇人言辞恳切，就应了下来。随老妇穿过一片高粱地，来到了一宅院门前。妇人道，此门太过窄小，家人出入常挂破衣服，求师傅辛苦，把门改大一点儿。二木匠见此门只有框，没有门扇，边框犬牙交错，凹凸不平，想也是穷苦人家的，就用铧把门框的四面都刨下了一点儿，又全部刨平。妇人千恩万谢，并塞给他一个精致的锦盒。二木匠归家心切，不及细看，就急奔回家。第二天一早，二木匠打开那个锦盒，里面竟是十块银圆。惊诧之余，感觉酬资太重，遂送回。待顺原路返回一看，他昨晚来的地方，竟然是具丘山，附近也没有宅院。正奇怪间，忽然发现具丘山半腰的一棵古槐下，有一个深不见底的洞口，而洞口盘根交错的树根，被削得整齐有加，茬口崭新。二木匠愣了一阵，将那钱撒在洞口，转身走了。

晚上，二木匠做了个梦，那个老妇人冲他笑咪咪地说，师傅呀，咋就把钱退了哩？这是你应得的。二木匠说，这么多的钱，俺不敢要。老妇人说，那好吧，如果今后有了难处，就来这里找我，在树下点炷香，如果你看到树动了，就说出你的事儿来。

第二天醒来，二木匠以为这不过是个梦，而那晚上的遭遇，可能是自个儿喝多了出现的幻觉，遂抛脑后。

不久，二木匠新婚。以前，村里办席，所用桌凳，都由村人拼凑。恰巧，这天日子极好，本村有三门喜事。二木匠一家告借全村，只借到办两席用的，离十席之数相差甚远。无奈之间，忽然想起了那个梦。别无良策，决定一试。当晚，二木匠悄悄来到具丘山，按老妇人的嘱咐，在那棵古槐树下燃起了一炷香。香未燃下半寸，那棵槐树竟真的无风自动。二木匠又怕又喜，战战兢兢地说了自己所需。槐树却恢复平静，他等到半夜，周围仍无声息，只得快快而归。当晚，那老妇人又出现在他的梦里，对他说，明天日头出来之前，可套车来取，一定要自己来！二木匠点头应下，那老妇人才隐而不见。

第二天一早，二木匠醒来，虽对梦中之事半信半疑，但也不愿失信于老妇。就套上牛车，赶往具丘山。他赶到时，恰逢日出，朝阳之中，大批的桌椅整齐地码于古槐树下，细数，竟正是八席之数。

此后数年间，又有人仿效二木匠，前去具丘山借用桌凳，时灵验，时不灵验，凡不灵验之人，必是平日里奸猾刁蛮之辈。后经“文革”，山被挖，亭被毁，树被砍，再无灵验。

蛇杀记

钱如是，成功商人。女儿在国外读书，夫人伴读，自己独居郊外的一幢别墅里。

钱如是长年出入星级酒店，吃厌了山珍海味，经常面对满桌佳肴，无从下箸。

一次去南方出差，偶尔尝到蛇宴，觉美味可口，归后仍念念不忘。但因北方人不吃蛇，各酒楼饭庄都不经营蛇菜。钱如是口馋难耐，竟想起了“自己动手、丰衣足食”那句名言。于是稍有闲暇，便持自制的蛇钳，手提藤篓，于田头沟沿上捕蛇。因当地无人捕蛇，蛇较多，钱每次出门均有猎获。北方无毒蛇，故无危险。

每次捕蛇回来，钱如是都亲自动手，剥皮、切段、洗净后，或红烧、或清炖、或辣炒、或黄焖，变着花样地做着吃，竟久食成瘾。

一初秋傍晚，钱如是在徒骇河堤下的草丛中寻蛇。忽见一大一小两条红花蛇正缠在一起嬉戏，遂伸钳夹之，先夹住了那条大蛇，小蛇慌忙往草丛深处遁逃。钱如是将大蛇放入藤篓，捂上盖子，疾步去追小蛇，小蛇并没跑远，追上，钳住“七寸”，捉了回来。他打开藤篓，正想将小蛇放入，不想，那大蛇竟猛然窜出，夺路而逃！钱如是把小蛇扔进篓内，捂严盖子，又去追大蛇。大蛇游动极快，几次下钳都没钳住，便挥钳砍之，竟砍下五寸多长的一截尾巴，那蛇负痛之下，游得更快，几下钻进草丛不见了。钱如是又寻良久，未果，只得捡起那截蛇尾，悻悻而归。

当晚，钱如是将小蛇处理干净后辣炒了一盘，自斟自饮了一瓶干红，酣然入梦。二日晨，忽忆起昨天的那截蛇尾，便想拿来剥皮剥了，暂存冰箱，待再抓住蛇时一起烹了。不想，蛇尾竟然不翼而飞了。哪去了呢？钱如是不喜宠物，只养了一条德国“黑背”，用铁链拴在院子门前，无法靠近厨房。钱如是因是独身生活，对安全尤为注意，每入室均随手关门，睡前检查门窗锁，野猫野狗更难入内。正犯疑惑，电话铃响，接完电话，他匆匆出门，去见一重要客户。蛇尾之事，遂忘。

一日晚，钱如是在睡梦中感觉有人在勒自己脖颈，惊醒后，按亮床头灯，见一条大红花蛇正缠在自己的脖子上，他顿觉魂飞魄散，拼命用双手掰扯，但蛇身油滑，用不上力，他便摸索着用力捏住蛇头狠攥，欲逼蛇松劲，蛇却勒得更紧，他眼前一黑，万事皆休。

钱如是醒来，已是第二日中午。那蛇还在他的颈上缠绕，却软而无力了，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杀死了蛇，并缓了过来。将蛇掷于地上，细看，蛇尾巴五寸处，有一圈明显的接痕，忽回想起那段丢失的蛇尾，顿心下骇然：蛇竟然找到这里自行续上了断尾，生命力太顽强了。

钱如是将死蛇丢在厨房的地上，开车去外面参加一饭局。

下午归来，他来到厨房，想把那条蛇剥了，伸手一提，轻飘飘的，